

毒手魔女

云中子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毒手魔女

云中子 著

中 册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杨毅望着她满脸怒容，不由垂下头去，他长长一叹，不知所为

.....



面对灰衣姑娘的无理挑逗,杨毅不由心中冒火……



锦衣老人怒极笑道：“我要打得你口吐鲜血，然后割下你的脏东西。”

第七章 浪子岂是真无情

一声惨叫骤传，那蒙面黑衣人如箭射出，栽在地上不起

杨毅傻了！因为他这一掌根本无法伤到对方，而对方不但不闪，而且不运功护身，又怎不出乎杨毅意料之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他望了望躺在五丈之外的黑衣蒙面人，倏然打了一个冷战，似是有一股不祥的预兆，他一步一步走了过去！

他走到了那黑衣人的身侧，倏然探手掀开了那黑衣人的蒙面黑纱，目光一扫，倏然——

他哇的一声大叫，脑海天旋地转，口中叫了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一口鲜血喷出，身子向那人身上栽了下去！多可怕的事？……多不可思议的事？……

他师父要他徒弟杀的，竟是他本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……？

天下，竟会发生这等不可思议而又残酷的事，师父命令徒弟杀死自己，这中间之事，是多么不简单呀！

这中间，所包含的什么？这个被杨毅所杀的人，真的就关系二十年前那迷离故事的人——无情浪子？

杨毅栽了下去，在心情极度悲痛之下，忍不住鲜血狂喷溅

了那中年人一身！

久久，杨毅才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

这叫声是凄绝而又感人的，躺在地上的中年人微睁了一下紧闭的眼皮，但见他的眼眶里滚下了两行泪水……

杨毅嘶声叫道：“师父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

那中年人正待启齿，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出来，他在未运功护身之下，挨了杨毅这一掌，伤势是何等之重呀！

他喘了几口大气，终于吐了七个字：“徒儿……我……对不起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不，师父，你……为什么要我杀你？……你说呀！”

他的嘶叫之声，听来栗人心弦。

“我！……对不起！你！”

“为什么……”

“你以……后会知道的！”

杨毅的哭叫之声，倏告停止，他望着这个他不知名的师父，心情在痛苦激动，他突然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叫无情浪子？”

无情浪子点了点头，而他的紧闭的眸子里，豆大的泪水却一滴一滴滚了下来，这眼泪代表什么？ 忏悔？ 伤心？

杨毅是何等之人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，他师父要自己杀他，这中间便有天大的秘密。

同样地，他师父必然也有愧对他的地方！

意念告诉他，他要问清楚，不管如何，他师父要死在他手中，这故事牵涉到他的身上了！

他咬了一咬牙，道：“师父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数年栽培之恩，您纵有天大错事，也不应该叫我来杀你！……你要令我遗臭武林？”

他启齿良久，终于说道：“我……害了你……”

“师父，你并没有害我！”

“你……不会……知道的……”他极吃力地惨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我导演了一……场戏，……也造了……一场……悲剧……我是魔鬼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师父……你要告诉我……”

无情浪子——这个一代人杰江湖上了解到他的人甚少！他唯一让人知晓的，他是一代情圣，无数少女，在深深地爱他。

他的过去，鲜有人知！

现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此刻，他应该告诉杨毅整个迷离的故事，否则，他知道自己纵死九泉，也难瞑目心安！

他凝视了杨毅一阵，道：“歌词找到了没有？”

“还！……没有！”

“你！知道……我为什么……要你……找那首歌词？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……歌词……就是……杀人之歌！”

“杀人之歌……”

“除了这一……首歌之外，你……无法替母亲……报仇……”

杨毅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您说我有母亲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师父，我母亲是谁？被谁所害？”

“被我……所害？”

杨毅傻了，他明白，他师父是因害了他母亲，良心难安，才安排了今日之会，让他死在自己手里！

他虽然尚不知他母亲是谁，然而，骨肉之情一旦听见母亲被人害死——虽然害他之人是他师父，他心里也难免悲痛。

他脱口叫道：“师父……你害死我母亲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……爱她！”

杨毅愕然了！

他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师父既爱他母亲，为什么又要害死她？因嫉？因仇？因恨？……

他怔了一阵子，才强忍痛苦问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既然爱她，又为什么下手杀害她？”

“我……只害她……并没有杀……”

“告诉我整个故事！”

无情浪子切切的道：“徒儿……在师父死前……你……愿意……原谅……我？”

“师父，我原谅您，永远敬爱您！”

无情浪子的脸上，开始现出红光，这正是死亡之前的回光反照，这一刻过后，这个一代情圣，将命归黄泉了。

他看了杨毅一眼，道：“徒儿，你扶我起来！”

杨毅把无情浪子扶了起来，无情浪子目光迫视在杨毅的脸上，自语道：“我几乎不相信……不相信你是杨毅，刚才在还没有动手之前，我失望你是另外之人，受杨毅之命而来……”

“因为我化装成另外一个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他语锋略为一停，又道：“徒儿……说来话长……”

“师父，你慢慢说好了！”

无情浪子略一沉思之后，问道：“徒儿，我问你，你曾经听到江湖上有一个魔厅？”

杨毅心头又是一震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听过天星说过，你曾职掌魔厅刑堂之主！”

“不错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呀……二十年前，我不但以武功震撼武林，而且仪表亦为无数少女倾心……”他得意地笑了笑！

杨毅接道：“师父，我母亲到底是谁？”

“等会你会知道！”

“不，你先告诉我！”

“好吧，她就是魔厅厅主！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

杨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脱口惊叫：“师父，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“你母亲就是魔厅厅主！”

杨毅觉得自己的脑海被重重地击了一下，整个身子摇摇欲坠，这的确是一种震撼他心灵的事！

他喃喃说道：“师父，真的是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说吧……说出整个故事！”

无情浪子说道：“事情应该由我先说起……我说我仪表为无数少女所倾心，唯一令我忏悔的，我一生除了害你母亲之外，我害的另一个女人更惨！”

这女人叫血罗刹费雪梅！

我不否认我是个用情不专的男人，在还没碰到血罗刹及魔厅厅主之前，我跟数个女子交游过！

当我碰见血罗刹之后，惊为天人，于是我们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，我发誓当时我诚心爱她。

然而：不幸，我碰见了那个绝代佳人——你母亲魔厅厅主，我被她的美色所迷，我终于遗弃了血罗刹，投靠魔厅……”

杨毅忍不住接道：“师父，你太不应该了！”

“是的，我太不应该，我不克自持……”他谈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又流下了两颗忏悔的泪水，抑制住悲伤，又道：“我当时大有如能一亲芳泽，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惜，血罗刹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终有一天，我会挖出他的心……”

然而，我不放在心上……”

杨毅忍不住又接道：“我母亲爱你么？”

“不，如果她爱我，也就不会发生以下的事了……”他满脸忏悔地说道：“我几次表明心意，均被你母亲所拒，爱的失望，变成了恨！

在恨的产生下我订下了害她的毒计！

——于是，我导演了一场最残酷的戏……那一场由我一手编写，由我导演，另有三个参加……另外一个是无辜的。

爱你母亲的，并不止我一人……身掌魔厅总监的玉书生……”

杨毅又插口道：“师父，难道还有人参加害我母亲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就是玉书生，另一个是总护法天厉剑客，我们三人同时爱你母亲，也被你母亲奚落！

我们开始恨她！

于是我想了一个毒计——也是最残酷的毒计……”

“师父，什么毒计？”

无情浪子道：“你母亲不但冷若冰霜，而且武功天下无双，

当时，我编定的毒计是这样的，由我及玉书生天厉剑客三人，在外分厅之中，选一个美男子，授以武功……”

杨毅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要此人去对付我母亲？”

“是的，当时，我们各给那年轻人杨柏龄，十年功力，再授以三种不同样的武功，要他去会这魔厅厅主！”

杨柏龄在会见你母亲之前，我们教他一件事……”

杨毅倏有所悟，脱口道：“师父，是不是玩我母亲一次？……那狠心男人也就是你们所造？”

“不错。”他咬了一咬牙，又道：“在杨柏龄与你母亲之前，我们唯恐不敌，总护法由贴身之便，暗中让你母亲服下了不解之毒。

一交手——挥了三次手，你母亲毒气发作，便痛声大哭……杨柏龄在我们威迫之下，玩了她一次之后，终于走了，由玉书生把他安顿在一个地方。”

杨毅忍不住骂道：“无耻……师父，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”

无情浪子道：“我满以为你母亲身子被玩之后，一定会恨遍天下男人，也会玩弄男人，我们三人近水楼台，便可称心快意，由玉书生先跟你母亲玩一阵子，再交天厉剑客，最后交给我一辈子……”

然而：事情出乎意料，三天之后，你母亲遣走了门人，解散了一〇八分厅，我们三人谁也没有得到她的身子！

她在走时，指定要我跟在她身边……”

“师父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或许为了报仇……”

“她知道你导演这一场残酷的戏？”

“大概知道，当时，她要我跟她走，正合我意，于是，她与我同在江湖上失踪了，我们当时住在黄山之中的一个深谷里……”

“没有发生意外之事？”

“没有，她像以前那样地信任我……”

“如果当时你要用强，一样可以占有她……”

“是的，可是你母亲似有先见之明，当我们到达之后，她便说：“吕堂主，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，相信你对我应该不会有邪念，否则，我真会死在你的面前……”当时，我该说什么？

她的忧郁，使我良心受到谴责，她的安祥，使我同情……

某些时候，我闷心自问：“无情浪子呀……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你真是一个魔鬼呀……”

我的心不止一遍地发出了善良的呼喊，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跪在她的面前告诉她我做了这一件事……

数月后，可怕的事发生了！

那造下的一次，使她怀孕了……”

杨毅吃了一惊，脱口道：“怀孕了……这真是天大的悲剧呀！……”

“是的，当时我发觉她怀孕时，良心受谴更深，我为此整天沉缅苦海，相信她当时已知道我的心情。

从此，我为求得心理的安宁，我像奴仆一样地服侍她。

十月怀胎，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……”

杨毅问道：“师父，那就是我？”

无情浪子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当她生下了你之际，放声痛哭，这是她与我相处十月以来的第一次哭声，而我就不知如何去安慰她！

第三天——

她把你交给我，终于说道：“吕堂主，今天，我有话不能不说了，我衷心感激你十月待我之情……”

“不，厅主，我……”

“其他之事，我们不谈了，今天，我将他交给你，我要你把他送到他父亲处，唯有你才能证明这孩子是他的！”

我打了一个冷战，脱口叫道：“厅主，你！……”

“我全知道，也原谅你，因为十个月来你已经受够痛苦，这与我身心所受的相差无几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”

我屈膝跪在她的面前，痛哭失声！

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不必难过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这悲剧是你一手导演，可是还没有结束，你把这孩子交给他，如果找不到他，那么，你就杀死他，因为他为你而生，也应该在你手里结束……”

我哭叫着：“厅主，我愿死在你手里，只要你现在下手！”

“不！我不会这么傻，让你一死百了，去吧！”

我当时抱着你，带着肝肠寸断之心情，离开了你母亲，费了九牛之力，才找到了玉书生和天厉剑客，问了你父亲的住处，把你交给他！

当我再回去找你母亲之时，她已经不在那秘密之境了。

我愧疚终生，恨不得就此死去，然而，我没有死，因为我要看你长大，让我死在你手里。

如你母亲所说，这悲剧是由我一手造成的，除了死在你母亲及你手里之外，我岂能赎罪于万一？

五年后，我再去看你，可是，当我到达时，你父亲已卧身血泊……”

杨毅脸色一变，喝问道：“谁杀了他？”

“当时，我不知道谁杀了他，后来，我碰见了五龙帝君，他告诉我，玉书生及天厉剑客怕你将来长大报仇，欲将你们父子杀死！”

我闻此说，真是愤怒填膺，问他你之生死，他说好在他路过，救了你，交给一户猎人为子！

我偷偷到猎人家看到你之后，才放下心来，发誓必将玉书生及天厉剑客碎尸万段，可是，他们两人似已知道，隐居不知去处。

当你十五岁，猎人夫妇双亡，你便成了孤儿……我下了决心，在一年后，把你收在门下，传你武功。

我要你找那杀人之歌的歌词，因从五龙帝君的口中才知道，这玉书生及天厉剑客已非昔比，两人巧得奇遇，一个成了七星岛主……

杨毅脱口惊叫：“啊！”

“另外一个进了死亡之府，成了死府主人……”

杨毅闻言，几乎跳了起来，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整个故事，为什么七星岛及死府主人徒弟，为什么要害死陈雨青，为什么不让他把万蛇灵芝液送到魔厅厅主手里。

事情发展，不但出乎了他意料之外，也令他大感震惊，此事不但关系了陈雨青，而他也是这故事中的主角！

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师父，这两人谁是死府主人？”

“玉书生！”

“天厉剑客成了七星岛主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他的眼眶里，渗出了死亡前的忏悔泪水，道：“杨毅，我不配为你师父，现在你该明白了……当我伤在你手

里之后，我心可以安了……”

他的脸色恢复了苍白，回光返照的一刻就要过去了……

杨毅叫道：“师父……你是清白的，我会再找那首杀人之歌，我会去报仇……你与他们不同，师父，我一样敬爱您……师父……”

无情浪子倏然喝道：“杨毅，在我这最后一刻，我……要将仅有的二十年功力再给你，快坐下凝神摄气，这是我最后的力量了……”

话犹未落，他的手，已按在了杨毅的天灵盖上，杨毅对这回心向善，而又死在自己手里的师父，流下了男儿热泪……

他凝神摄气，一股热流，已通天灵盖，流入了天地之桥……囤集在他的七星静脉……

良久——

他头上的无情浪子右手滑落了！

杨毅放目一瞧，但见无情浪子已七孔流血，死于地上！

杨毅没有哭，他只是怔怔地望着这个他敬爱的人——衷心敬爱的师父惨死，他心中没有恨，只有感恩！

他原谅他一切行为！

——无情浪子虽然造下了悲剧，然而，他自己为悲剧而亡，令人感动的，他在导演悲剧之后的善良所为。

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，如果他存心毒辣，毁去杨毅，当时杀去魔厅厅主，事情就不会有水落石出之日了。

但，他良心受谴责之后，造下了杨毅，使他成为武林一代奇葩，在死亡的最后，他又把他仅有的一切——二十年功力给了他！

他功足能抵过！原谅他的，不止杨毅，相信任何人都会宽

宥他！

现在，他心安理得死在杨毅手里！

然而！

这一刻所发生的事，杨毅毕生不会忘记，他跪在无情浪子的面前，哀声泣道：“师父，我原谅您……也永远不忘您一生所给我的恩与爱！”

他抱着他的尸体，站了起来……漫无目的向前走去，他开始觉得自己苍老了，像苍老了一百年……一千年……

走出了五指峰，他把无情浪子埋葬了。

他坐在他师父坟前，凭吊这个他一生最敬爱的人之死。

风雨，打在了这一堆新坟上，也打在了杨毅的身上，他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走，直到七天后，他才站了起来，默默说道：“师父，我要走了，我要把药送到我母亲手里，也要去找那首杀人之歌报仇……”

他走了！

——同样地，他的生命中，也是同样地走上了另一个旅程。

他更忧郁，也更沉默了。

夕阳下，他的孤独影子，消失在旷野之中。

倏然——

一串冷笑之声，破空传来，把杨毅从痛苦之中惊醒过来，抬头望去，使杨毅心头一震。

五丈之外，停立了一个蓝衣人影！

杨毅暗地泛寒，几乎脱口叫出：“狄瑶红！”

五丈之外的狄瑶红，轻轻笑道：“雨青，你出我意外了！”

说话声中，款移莲步，向杨毅走了过来……